

柳星 千郁 主编

Viridescence Star

薄荷色的
星辰

柳星 千郁 主编

Viridescence Star

薄荷色的
星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薄荷色的星辰 / 柳星, 千郁主编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 12
ISBN 978-7-5104-1207-3

I. ①薄… II. ①柳… ②千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51694 号

薄荷色的星辰

编 者: 柳 星 千 郁
责任编辑: 熊文霞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发行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总编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<http://www.nwp.cn>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印刷: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经销: 新华书店
开本: 890×1230 1/32
字数: 200 千字 印张: 6.5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1207-3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【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。——顾城】		3
爱情里的倒装句	文/微凉	4
恋爱中的“小偷”都是魔术师	文/郁派	15
恋爱A计划	文/微凉	23
【旅途寂寞里读几首宋诗。——陈东东】		39
皮影戏里的锦里年华	文/蜜小卡	40
沙之城	文/呢啊呐	46
我曾说过喜欢你	文/蜜小卡	52
【街道朝阳的那面。——陆忆敏】		57
请问，你是尤加利树吗？	文/龟心似贱	58
请把你的手交给我	文/微凉	68
漫画少年的十六岁	文/玉骷髅	79
【二十年前剪枝季节的一个下午。——韩东】		91
青木瓜之味	文/商夏周	92
情诗再不朽也败给春秋	文/紫堇轩	103
似花繁尽终成空	文/银钉	113

【在黑暗的河流上。——席慕容】		127
永恒胶囊	文/镰足	128
繁星夜一起恋爱	文/蝴蝶爱纯	140
浅眠	文/南野·灵	150

【有多少灵魂的耳朵听到。——郑单衣】		163
如果维塔斯对苏慧伦一见钟情	文/龟心似贱	164
天光带不走谁的从前	文/夏雨珊	172
自问自答	文/星凉	186

薄荷色的星辰

这每一首诗

每一个斟酌着写下的句子

每一个推敲过无数次的词语

每一个眷眷的字

都是一颗星

愿能在你所有的夜晚

不论不眠的长夜还是无梦的安眠

不论欣喜的辗转还是撕心的痛哭

都有我这颗星辰的陪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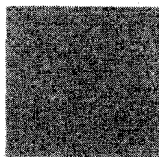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。——顾城

或许你还不明白。

这些所有的小伎俩，所有的小玩笑，所有欲言又止的矜持，所有心照不宣的默契，所有对你无辜地扑闪着的眼晴、暗藏在嘴角的微笑、以及盛放的朵朵心花，这都是我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。这是我的美好的任性，请你千万不要退缩。

要相信在这些任性之后，是我的真心在等待着你。

我梦见一个傻瓜守株待兔，
明明自己站错了树，还埋怨树招
不来兔子，就使劲踢它。



爱情里的倒装句

文/微 凉

1

秋苔坐立不安一节课。

唐木看不过去，“刷刷”几笔写了一张纸条，“洛嘉禾看了你的情书以后没有反应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两个字写出来都是惴惴不安。

纸条刚准备递过去，老师就做完板书转过来，眼神利利地扫过秋苔。秋苔有不好预感，惶惶地低下头。片刻后果然——

“秋苔上来做这道题。”

“真是万事不顺。”唐木趴在一边小声地笑。

而黑板前的秋苦，一紧张，公式套错，满板皆错。老师说一句，“秋苦，不知道你一天都在干什么，心思都用在什么地方了！”

捏在手心里的纸条顷刻间便被汗沾湿了。

从讲台上走下来，秋苦偷偷地用眼睛瞄了一下靠窗第四排的那个位置。男生坐得端正，不偏不倚，白衬衣穿得发烫，头发黑得眩晕，嘴角勾出完美弧形。怎么看，都是最合宜的模样。

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抬起头。秋苦来不及收回目光，和男生来了个四目对视。

秋苦心里一慌，“哎哟——”

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摔了一个狗吃屎。

爬起来的瞬间她看到，唐木笑了、洛嘉禾也笑了、大家都笑了。秋苦觉得自己真不如死了算了。

2

午餐的时候，秋苦看了看表，中午12点40分，距离递交情书的时间已经过去4小时40分。

不远处和前座的男生嘻嘻哈哈说笑的洛嘉禾，仍然是和平常一样。

秋苦第一次羡慕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，拥有一副什么都能看穿的火眼金睛。她叹一口气，唐木立刻凑过来，“这小子还没有反应？”

“嗯……”秋苦很委屈地瘪嘴，“唐木，你说我是不是长得很丑？”

“谁说的？”唐木大呼小叫，眼睛瞪得好大，仔细打量了她好半天，认真地说，“究竟是谁？告诉我，居然这么有勇气说实话？！”

“滚！”秋苦歇斯底里地叫出来，然后无力地趴在桌子上。

唐木用手指戳她的腋窝，“你不会真生气了吧？”他小心翼翼地，“早知道我就不说实话了。”

秋苦无动于衷，痒痒肉也变得不开心。声音闷闷地，像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，“唐木，快点滚！趁我还没有生气之前！我告诉你！”

唐木倏地缩回身体。

他知道，秋苦一旦开始说“倒装句”，就是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前兆。

这时候的秋苦，就是一只浑身竖着刺的刺猬，见谁都扎，扎得别人满身是刺，留给自己的却是一身的伤痛。

3

下午体育课，男女生混搭跑接力。

秋苦和洛嘉禾一组，而唐木分在另外一组。两个组实力相当，怎么看都是一场血拼。

秋苦和其他人围在一起商量得热火朝天，只有洛嘉禾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在操场上晃来晃去。直到比赛快开始的前几分钟，他才忽然走过来，指着秋苦说，“你，跑最后一棒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秋苦问。

“你不相信我？”他反问。

“知道了。”秋苦顺从地接过棒子，乖乖地排在第四的位置。

哨声吹响了，第一棒像箭一样冲出去。

一般情况下，第一和第四都是整个队里速度最快的。第一棒能不能拉开与对手的距离，第四棒能不能冲刺成功，都是胜利的关键。可是，现在洛嘉禾却把实力最弱的秋苦安排在了队伍中最重要的位置。难道他是想让自己“有压力才有动力”吗？

秋苦在一旁胡思乱想。

走上起跑线的时候，唐木对着秋苦喊，“你能行吗？”

她便立刻笑嘻嘻地冲着他做出一个V字的手势。虽然心里战战兢兢，可无论如何表面上还是要很有气势！

跑的时候，秋苦几乎豁出去了，她知道洛嘉禾的眼睛正在身后盯着自己。在超过对手快半圈的优势下，她拼了命地往前冲，可是，仍然在几个拐弯后被唐木超了上来。

“加油！”唐木在越过她的那一刻说。

她本来想回一句，“笨蛋”，可是唐木的身体已经飞快地掠过她。

她紧紧盯着唐木的背影追赶，就在唐木快要冲刺的瞬间，奇怪的一幕忽然发生了——

她看到唐木忽然收住了脚步，转身跑了两步，然后看见超过来的秋

苦，怔怔地愣在那里。

秋苦纳闷地看着他，然后轻松地越过了唐木，提前把那道标志着胜利的黄线冲破。她没有来得及问唐木是怎么回事，队员们就冲过来围住了她。

洛嘉禾从人群里走过来，志得意满地笑着说，“秋苦你可真不错！”

她害羞地抓了抓头发，“那是你领导有方。”

队友们起哄，“行了你俩，别互相吹捧了。”

所有人就哈哈哈哈哈笑起来。

可是，下课的时候她忽然发现，她和洛嘉禾从唐木的队友身边经过时，他们都愤愤不平地看着他俩。

只有唐木，还没心没肺地冲着自己竖起大拇指笑。

4

后来她听说，唐木在冲刺的刹那，洛嘉禾突然地对着他大声喊了一句，“看，秋苦摔倒了！”唐木就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看她，因此最终失去了胜利的机会。

说的同学一脸鄙夷，愤愤地补充，“没想到帅哥也能这么卑鄙啊。”

秋苦听到后很生气，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大声地反驳，“不会的！洛嘉禾才不会这么做。”

“是吗？”说话的那个同学说，“那你说他为什么要那样说？”

秋苦无言以对。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做。那时候她连脚跟都没有，一步一步地跑得很稳健。

她有些烦闷，当唐木从教室外抱着篮球跑进来时，她就把气撒在了唐木身上，“为什么当时要停下来？你这个笨蛋！”

唐木一脸无辜，“我以为你真的摔倒了嘛。”

秋苦眼睛红红的，瘪瘪嘴，像是要哭出来，“唐木，你真是个笨蛋！”

唐木说，“你才是笨蛋！哪有刚跑完短跑就这么大口喝水的？”他劈手夺下秋苦手里的矿泉水，命令道，“十五分钟后才可以喝。”

“笨蛋！”秋苦的脸忽然就红了。她说，“我不是拿给自己喝的。还不赶快给我？”

唐木看着她挤眉弄眼的表情，立刻明白了，“谁让你不早说。喏，给你！”

他把水扔给她，又压着声音神秘兮兮地问，“得到回应了吧？”

“还没有……”秋苦说，“所以我要试探一下，看他到底有什么反应。”

“你可真不害臊！”唐木嘲笑她，“拜托有点女生的矜持行不行？”

“不用你管！”秋苦拿水瓶敲他的头。唐木又扑上来抢瓶子，两个人打打闹闹地歪在一处。

忽然走进教室的美术老师站在门边笑着说，“秋苦和唐木，你们两个谈恋爱也要注意点影响啊……”

秋苦忙摆手，“老师不是的……”然后立刻站起来和唐木保持距离。一抬头，看见洛嘉禾从门外走进来。

“洛嘉禾！”他经过自己身边的时候，秋苦不好意思地叫他，顺手把手上的水瓶递上去。

可是……他没有停下，甚至连眼神都没有转过来。

“洛嘉禾——”秋苦以为声音太小他没有听见，又大声地喊了一声。

这下，班里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，停住手里的事情看着秋苦。只有洛嘉禾，旁若无人地走过去，坐在位置上。

阳光忽然躲进云彩里，原本晴朗的天，一下子变得有些暗淡。

5

这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离自己递出情书已经快要12个小时，可是到了晚上自习，秋苦仍百思不得其解——信是早晨自己亲手放在他的课本里的，应该上第一节课时就已经发现了才对。

信里也明明白白地写着：“洛嘉禾，很早就注意你了”、“对你的一切都非常着迷”、“希望能和你交往”……这些再明白不过的句子，即使要拒绝，也应该有个厌恶或者不耐烦的眼神递过来算是交代吧。

而这样不明不白，暧昧不清的态度又算怎么一回事呢？

中午洗饭盒的时候在水房碰到过一次。

当时秋苦冲他打招呼，他也很温柔地回笑了，还搭讪说道，“没想到秋苦你的文笔很不错啊。”……虽然有些尴尬，但这样说来，他是看到情书没错了。而且从语气里完全听不出有讽刺或者嘲笑的意味，那应该是表示接受的态度啊。

可是在美术课上，自己当着所有人的面喊他的名字的时候，却又装作没有听到就这么从自己身边走了过去——这又算是什么意思呢？

即使是被人常常忽略的空气，也应该挥一挥手吧。这样突如其来的漠视，究竟算不算拒绝的信号呢？如果是拒绝，那之前的笑容又算什么？

秋苦被自己思来想去的念头快要折磨疯了。

唐木适时地递过来一个苹果，“喏，给你吃！”

“哪来的？”秋苦板着脸问，“我妈说，来历不明的东西好女生是不该接受的。”话刚落，肚子却不合时宜地“咕叽”一声。

“哈哈，你妈还说，来历不明的东西好女生虽然不接受，可是好女生的肚子想接受的话就要服从肚子！”唐木把苹果放在她手里，“给，赶紧吃吧。我看到你晚饭没有好好吃。”

“哦。真是多管闲事！”秋苦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，“真甜啊！果然饿的时候不管什么东西都是最好吃的。”

“所以，以后不管为什么事情，都不能委屈自己的肚子。”唐木做个鬼脸，“有什么人能比得上自己更重要呢？”

有一刻，秋苦觉得眼泪就要下来了。一吸气，苹果忽然卡在喉咙里上不得、下不得。她憋得难受，满脸通红，“咳咳……咳咳……”

“没事吧……没事吧……”唐木吓坏了，用手使劲拍她的背。一用力，“呕——”一小块苹果从嗓子眼滚出来了。

“没事了，”秋苦喘着粗气说，“还好吐出来了。”

“是啊，要不就咽下去，要不就吐出来……卡在当中，不上不下，是最难受的……”

秋苦敏感地瞪他一眼，“你在说我吗？”

“不说你说谁！”唐木没好气地说，“难道说我自己吗？真是大笨蛋！”

一天所有的课程在下课铃声骤然响起的瞬间，就算是结束了。

冗长的一天进行得不明所以，从日出东升就开始的担心持续到月落西沉，却似乎还没有结束。

“到底要怎么样啊他？”秋苦抬起手腕看了看表，“进了宿舍这一天就算是彻底结束了。可是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也许，洛嘉禾还没有想好吧……”唐木挠挠脑袋说，“或者，他还没有想好该怎么拒绝你！”

“喂——唐同学，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拒绝我？”秋苦怒气冲冲地说，“我告诉你唐木，如果我这次表白失败了，就证明你的乌鸦嘴灵验了。那么，换句话说就是你咒我的，所以，绝交！我要和你！”

“为什么你总喜欢说‘倒装句’？”唐木问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‘倒装句’！你一生气就会这样，把结果放在居首，把状态放在句尾。是习惯吗？”唐木拄着腮，“又或者，你是在暗示什么？”

“什么暗示什么？”秋苦被搞糊涂了，“你以为你是福尔摩斯啊……对了，我刚说到哪了？”

秋苦一跺脚，“哎呀——真讨厌唐木你，为什么总是打乱我说话！”

“你说到要和我绝交……”唐木抱着胳膊提醒。

“对！”秋苦点点头，“绝交……不过，为什么？”她突然又忘记了原因。

“因为洛嘉禾……”唐木善良地说。

“因为他和你绝交？”秋苦摇摇头，“你是好朋友，他充其量只是个待定男朋友，友谊第一爱情第二，怎么能为了他和你绝交呢……我晕了晕了，上楼睡觉去了。爱怎么着怎么着吧……晚安了唐木！”

秋苦背对着挥挥手，一溜烟在拐弯处就消失不见了。

唐木放下手臂，忽然皱起眉头。真不知道谁把谁搞晕了。他苦笑一下，“秋苦你到底要折腾到什么时候啊……”

秋苦本来以为，距离递情书的时间跳过以“天”为单位的24小时后，总有什么会有所不同。可是，窗户边第四排的男孩仍旧一副端正的表情。眉毛眼睛鼻子都是横平竖直，挑不出一一点不对劲的地方。

语文课，秋苦挨个发作文本的时候忽然又想起水房遇见时，他对她说的那句话——

“你的文笔还挺好的……”

她把作文本轻轻放在他的桌角，没有立刻离开，整个姿态显得有些意味深长。

他抬头把眼神在她脸上停留了一下，不过用的是最平常的“扫”。然后又立刻收回目光，专心地看向自己手中的作文本。

可是，秋苦却是用“审视”的目光看待这一切的。如果加上一个形容词，就是“痴痴”。“花痴白痴似的审视”——唐木这么评价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我就是喜欢！”秋苦说。

“不怎么样，你就是白痴花痴！”唐木说。

“我警告你唐木，说话给我小心点。”秋苦急了，“跟你没关系这件事，这原本就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！”

“对，这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告诉我你给他写情书了？你要是不说，我能知道吗？”唐木也嚷道，一点也没有平时的好脾气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秋苦忽然冷静下来。

“我的意思就是——”

“是什么？”秋苦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唐木猛然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，无力地说，“我讨厌写作文。写作文让我心情不好。”

“只是作文吗？”秋苦继续问。

“那你觉得还有什么？”唐木反问她的。

“没什么。”秋苦说，“反正晚自习要收。加油了！”她拍拍唐木的肩膀，然后离开座位。

距离情书递出的时间已经是26小时。

距离情书递出的时间已经是28小时。

距离情书递出的时间已经是30小时。

秋苦用彩色铅笔在笔记本上划的正字已经方方正正地排了6个。手表的指针刚好停留在午后两点，是一天中最热、最疲倦的时刻。夏季的光流转在窗台一溜的绿色盆栽上，数一数，真巧，也恰好是端端正正的6个。

政治课乏味无聊，老师懒得板书便嘱咐学生自己温习。一半的同学都趴在桌上睡觉。

洛嘉禾的头朝左偏，唐木的头朝右偏，相同的座位排数，脸对脸，此刻看起来显得非常滑稽。

而更滑稽的是，秋苦坐在两人中间，脊梁直直的，像是一架天平中间的杠杆。

唐木和蔼可亲，加一块砝码；洛嘉禾英俊帅气，加一块砝码；

唐木体贴入微，加一块砝码；洛嘉禾孤傲神秘，加一块砝码；

到底孰重孰轻，还有“喜欢”这块砝码……其实自己早已经放在这个人这边，只是，他看不见。

秋苦在6个正字后又划了一横，然后抓起涂改液“刷刷”全部涂掉。她不愿意再守株待兔。

别人不要的东西，她也不要了！

她一把把唐木从桌子上推下去。“哎哟——”唐木猛地失重，喊了出来。

政治老师把眼睛从书里移出来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怎么，做梦了吗？来，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？”

班里哄堂大笑。秋苦笑得最大声，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。

唐木站起来，落落大方地说，“我梦见一个傻瓜守株待兔，明明自己站错了树，还埋怨树招不来兔子，就使劲踢它。一使劲，哎哟——我就叫了出来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同学们都笑翻了。

可是，秋苦却慢慢闭上了嘴巴。趴在桌子上，呜呜地哭起来。